

一部揭示日本海军战略
思想与政策形成的经典之作

FROM MAHAN TO

*The Imperial Japanese Army
and the United States*

[美]麻田贞雄
SADAO ASADA
著

宿命对决：

马汉的幽灵与日美海军大碰撞

日本海军史权威学者麻田贞雄的学术结晶
从马汉到珍珠港，纵览旧日本海军半个世纪的沉浮

PEARL HARBOR

新华出版社

宿命对决：

马汉的幽灵与日美海军大碰撞

*The Imperial Japanese Army
and the United States*



新 华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宿命对决：马汉的幽灵与日美海军大碰撞 / (美)麻田贞雄著；朱任东译.

北京：新华出版社，2018.1

书名原文：From Mahan to Pearl Harbor: The Imperial Japanese Navy and the United States

ISBN 978-7-5166-3690-9

I. ①宿… II. ①麻… ②朱… III. ①制海权－军事史－研究－美国
②制海权－军事史－研究－日本 IV. ①E712.53 ②E31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94753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01-2013-2431

2009 by Naval Institute Press

Published in the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Naval Institute Press, Annapolis, Maryland.

All Rights Reserved.

简体中文专有出版版权归新华出版社

宿命对决：马汉的幽灵与日美海军大碰撞

作 者：(美)麻田贞雄

译 者：朱任东

选题策划：江文军

责任编辑：江文军

责任印制：廖成华

责任校对：刘保利

封面设计：李尘工作室

出版发行：新华出版社

地 址：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8号 邮 编：100040

网 址：<http://www.xinhupub.com>

经 销：新华书店、新华出版社天猫旗舰店、京东旗舰店及各大网店

购书热线：010-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010-63072012

照 排：臻美书装

印 刷：三河市君旺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145mm×210mm 1/32

印 张：13.625

字 数：350千字

版 次：2018年3月第二版

印 次：2018年3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66-3690-9

定 价：72.00元

版权专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010-63077101

致我尊敬的朋友罗伯特·H. 法瑞尔，并纪念我们的伟大导师萨缪尔·弗拉格·比米斯¹。

¹ 萨缪尔·弗拉格·比米斯 (Samuel Flagg Bemis, 1891–1973)，美国著名外交史学家、美国外交史学科的开创者，代表作有《美国外交史》等。——编者注

序

在对日美两国的文献进行了多年深入研究后——自己已经快要从京都同志社大学退休了——我写出了这篇关于珍珠港事件前半个世纪之内日本帝国海军的论著。毫无疑问，这是一次令人感到沉重的讲述，一支拥有传统和权威的强大海军，会和他在九千英里之遥太平洋对面的邻居逐渐对立，并最后走向冲突。

为追溯冲突的起源，我重温了美国海权理论的倡导者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及其对日本海军所产生的影响。从1906—1907年间开始，这两支海军就好像一对“镜像”（mirror image），都把对方视为自己的假想敌。1921—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是一段快乐时光，日本海军在海军大臣加藤友三郎的出色领导下，与美国人一起消除了战争恐慌，并构筑了华盛顿海军军备限制体系。1923年加藤不幸去世以后，《华盛顿条约》的逆流涌动，海军的传统瓦解，领导力不断削弱，直到1941年几乎消亡。

我是站在自己国家的视角上来讲述这段历史的，但我也受到在美国长时间经历的影响，在卡尔顿学院，我跟随耶鲁大学已故的萨缪尔·弗拉格·比米斯教授度过了一段学术生涯。我是比米斯退休前最后一名博士生，我永远不会忘记他的教诲和无微不至的关怀。他给我提出了一个很好的学位论文题目：《日本和美国：1915—1925》，这篇论文以华盛顿会议为中心展开。这也成了本书写作的开端。

着手研究从 1890 年至 1941 年 12 月 7 日那个重要时刻之间大量的历史资料非常困难。检索日文资料是令人生畏的，特别是数量浩繁且未经整理的有关华盛顿、日内瓦以及伦敦海军会议的文件。唉！海军和陆军 1931—1941 年间的档案在 1945 年 8 月日本投降时遭到了军方高层系统的销毁，任何可能在战后审讯中对他们不利的秘密记录都被匆匆烧掉了。我曾经说过——无可否认，也是无可奈何地——这种行为构成了一种反历史的罪行。尽管如此，我还是想方设法去整合史料，既包括官方出版的多卷本战史，也补充了私人文献中幸存下来的官方记录——手稿、日记、回忆录和访谈等等。

麻田贞雄

2005 年 12 月 7 日

致 谢

多年来，我从校际研究项目和日美间的史学会议中所获良多，其中最重要的一次是1969年7月在河口湖举行的由细谷千博主持的会议。防卫大学已故的野村实（防卫厅战史室第二研究室主任）和同属战史室已故的末国正雄也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已故的原军令部作战部长、战后的史料调查会理事长富冈定俊为我付出很多时间。在1975年，已故的海军省资深书记官榎本重治非常慷慨地邀请我翻阅他收藏的两次大战期间历次海军会议的珍贵史料。波多野澄夫帮助我获得了一份重要日记的副本。

英美学者在他们逗留京都期间也给了我很多启发。已故的亚瑟·马德在撰写《老朋友，新对手》（Old Friends, New Enemies, 1981年）时成为我的朋友；很高兴能为他的纪念文集做一点贡献。他对我当时正在编辑和翻译的一本马汉的文集帮助很大。已故的英国政治学家何塞普·弗兰克尔从决策的角度仔细评价了我的一篇论文。在伦敦，D.C. 瓦特和伊恩·H. 尼什评论了我著作的若干章节。

我的美国朋友们也尽其所能给了我巨大的援助。我特别感谢罗伯特·费雷尔——比米斯最出色的学生，他不断地鼓励和帮助我，对我的作品进行评价，提高我出版物的英文水准。十余年中，爱德华·米勒给我提供了友好的支持，并为这本书向海军学会出版社做了一次慷慨的捐赠。罗伯特·J.C. 布托帮我煞费苦心地修改稿件，尽管他自己还在忙他

的《F.D. 罗斯福和日本》(F.D.Roosevelt and Japan)。我还得到海军历史中心前主任迪恩·阿拉德一贯的帮助。在此我不可能将所有应致谢者一一提及,只能提几位评阅过我全部或部分手稿的朋友:詹姆斯·奥尔、迈克尔·A.伯恩哈特、瓦尔多·H.海因里希斯、查尔斯·E.尼乌、罗纳德·斯佩克特和已故的戴维·泰特斯。

在对所有得到的帮助表示感谢时,也必须包括像小西奥多·罗斯福夫人这样的人,她邀请我去她在长岛的豪宅(“老果园”——译者注:即 The Old Orchard Museum, 原为小西奥多·罗斯福一家的居所,现辟为故居博物馆。)检视她丈夫的信件和日记,我甚至被允许在那里过夜。我深深地回忆起自己是怎样进入西奥多·罗斯福父子的世界。1959年,我在美国时还有一次值得纪念的经历。在华盛顿,我拜访了斯坦利·霍恩贝克大使,他在国务院任职多年,曾是国务卿科德尔·赫尔的远东事务顾问。他不仅让我在他的公寓里阅读了他的论文,还把我介绍给约瑟夫·C.格鲁大使,格鲁大使是我的恩人,他使我有了接受美国大学教育的机会。

我非常感激海军学会出版社前执行编辑保罗·威尔德森对我不断的鼓励,以及继任者埃里克·米尔斯在稿件修改和编辑的最后阶段所提供的帮助。立命馆大学的彼得·毛赫帮助我校对文稿。我的研究助理中谷忠帮我处理各种事务。当然所有疏漏和文体不当之处都应归咎于我个人。

我怀着感激之情将本书献给萨缪尔·弗拉格·比米斯,并热切地愿和罗伯特·H.法瑞尔分享这份纪念。

★ 关于翻译的一个注脚

日文文件的翻译非常困难。此外,我所研究的那个时代的国策文件,

大多源于陆、海军之间的妥协而被人为地暧昧、模糊了。富冈少将在他的回忆录《从开战到终战》中写道：“日语过于暧昧、模糊、多义，不适合用来制订作战计划。”一般来说，我对自己的翻译有信心，不过如果原文是现成的英文，我会乐于采用，这可能会带来行文风格的小小变化。

按照学术惯例，书中日本人的姓名按姓在名前的顺序书写。我研究的是“二战”前的历史，地名仍取当时的称呼。

目 录

CONTENTS

序 / 1

致 谢 / 3

第一部分 冲突的起源

第一章 马汉与日美关系 / 3

第二章 马汉对日本海权的影响 / 33

第二部分 和平邦交

第三章 从敌对到缓和 / 61

第四章 华盛顿会议 / 91

第三部分 妥协和反动

第五章 《华盛顿条约》的逆流 / 131

第六章 结 局：伦敦海军会议 / 166

第四部分 日本的孤立

第七章 人物、组织和战略构想：1931—1941 年 / 209

第八章 废除《华盛顿条约》及其余波 / 241

第九章 日本海军与三国条约 / 273

第五部分 对峙

第十章 “南进”和美国的禁运 / 299

第十一章 开战决定 / 334

结 论 / 367

附 录 / 380

对主要文献的说明 / 383

参考文献 / 386

第一部分

冲突的起源

在马汉的思想遗产中，铭刻于日本最深的大概就是他对战列舰和舰队决战的执着。海军历史学家罗纳德·斯佩克特说：“日本海军在战略上是它美国对手的忠实影子。日本海军军官深深吸了一口马汉用帝国主义和咸咸的海水共同炮制的劲道十足的、也许还带点霉味的烟雾。”

第一章 马汉与日美关系

1890年5月12日，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写信给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海军上校：“这两天尽管很忙，我还是花了一半的时间来读你的大作。书的内容引人入胜，令我爱不释手，我一口气就读完了它……这是一本很棒的书，钦佩之至。我打赌它一定会成为一本海军的经典。”¹这本被推崇备至的书就是《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1660—1783*）。²一夜之间，这本书使马汉从一个不起眼儿的军官华丽转身为海军和国际事务方面的权威。

这本书在各国首脑中引起了热烈反响，因为它不失时机地迎合了他们各自的政治需要。英国1889年加快扩充海军的计划需要马汉关于海权重要性的强有力的论述。³德皇威廉二世正热衷于向海外扩张，他写道：“我现在非马汉上校的书不读，并且力求烂熟于心。这是一本一流的书，所有方面都很经典。”不久前，这位年轻的皇帝被海洋吸引，决定要为一支足以挑战英国海上霸权的强大舰队奠定基础。⁴

日本的领导人对马汉的作品反应同样敏锐。原农商大臣金子坚太郎（Kaneko Kentarō）男爵此时恰好在美考察，他赶紧仔细通读了此书。金子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学院，他是一个西化派领袖，致力于向日本输出美国的思想。他马上意识到马汉海权主义的普遍意义。用海军历史学家罗杰·丁曼的话说：“这似乎令他顿悟了。”⁵

金子返回日本后翻译了这本书的引言和第一章，并把它们交给了海军大臣西乡从道（Saigō Tsagumichi）。西乡又把它们交给了水交社，一个海军前线军官们的专业协会，在他们的杂志上发表了出来。1896年在东京，东邦协会完整地将这本书翻译出来，出版商激动地给马汉写信说“在一两天里卖出了几千本”。海军和陆军大学将其作为自己的教科书。这本书被进呈给天皇和皇太子，并得到了“御批”的荣誉。⁶马汉后来愉快地回忆：“（我的）这本著作令我开始了一段和日本官员与学者的颇为投机的通信，我从没见到什么人像他们一样对我的书如此感兴趣，领悟得如此深入。他们在（日俄）战争中所做的准备以及取得的战果已经充分显示了这一点。”⁷

马汉还指出：“我的著作被翻译成日语的数量超过了任何一种其他语言。”1899年，他写信给《海权中的美国国家利益：现实和未来》（该书发行后更为人熟知的名字是《太平洋海权》）的译者水上梅彦：“我相信您的工作在主观上可以促进日本民族的利益，进而推动国家的发展，事实上她已经取得了如此骄人的进步。”⁸

马汉没有意识到的是，日本迅速地受到他的启发建设起自己的海军，并终有一天与美国发生冲突。在《海权对历史的影响》的日译序中，副岛种臣，一位有影响力的枢密院顾问，公开宣称：“日本即海权。”他认为：“日本的领导人必须仔细研究马汉的学说以确保对海洋的掌控。日本将能够控制太平洋地区的贸易和航运，并有足够的力量击败任何敌人。”后来在马汉《海权中的美国国家利益》日译本的引言中，金子宣称：“日本帝国是太平洋上最重要的海上力量。”和副岛一样，他希望日本领导人通过刻苦学习马汉的著作来知晓获得制海权的关键。⁹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马汉对他的著作在日本备受关注感到十分高兴的同时，一些美国人（包括他自己）已经开始觉察到一个现代化和日益扩张的日

本所带来的威胁。

本章将讨论：（1）马汉与日本人最初的接触和印象；（2）他的海权学说；（3）他的观点在太平洋和东亚的延伸；（4）他的“黄祸”观念及其对日美关系的影响。

马汉对日本人的最初印象

尽管马汉出身“美国军事传统的主流”，但在他的职业生涯早期并没看出有什么远大前途。¹⁰当阿尔弗雷德申请了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时，他的父亲，西点军校的工程学教授丹尼斯曾警告过，相比起一名海军军官，他可能更适合做一个平民。多年后，儿子在《海军生涯回忆录》（*Recollections of Naval Life*）中承认他的父亲也许是对的。¹¹他并不打算使自己成为一名善战的海军上将，或仅仅是一名合格的船长。他自己也承认并不擅长在海上服役。在遇到一些轻微的事故之后，他开始担心自己会遇到更大的麻烦，只要有可能，他就拖延或者逃避出海。

不过，平心而论，必须指出马汉从他的海外经历中得到了很大的启发。我们特别感兴趣的是1867年他乘坐美国军舰“易洛魁”（*Iroquois*）号周游世界，那一年他27岁。纯粹的好奇心和对探险的热爱驱使年轻的马汉奋勇前行。“易洛魁”号花了九个月绕了一个大圈子到达日本——中间经过西印度群岛、巴西、南非、波斯湾、印度、新加坡、香港和中国大陆。马汉在他的回忆录中深情地写道，去日本和中国的航行“是我多年的梦想”。¹²他在日本和中国的第一手观察也是他后来《亚洲问题》（*Problem of Asia*，1900年）一书重要的滥觞。

“易洛魁”号在日本待了一年多时间，在新开埠的通商口岸保护美国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他回忆说：“日本还没有走上维新之路。”那

时距离马修·C. 佩里准将强迫日本开埠仅仅过了14年。1867—1868年，日本陷于一场内战之中。在给家人和朋友的信件中，马汉生动地描述了他对兵库（神户）和大阪的印象——两个在开埠后政局动荡的城市。¹³这种动荡部分是由于排外的情绪。暴徒们成功地把外国人驱逐出大阪，于是一支在军舰大炮支援下的外国登陆部队获得了在神户的驻留权。

为了理解他所见到的形势，马汉“如饥似渴”地阅读英国首任驻日公使阿礼国爵士的《大君之都》，¹⁴但日本国内政治的复杂性不是他那么容易理解的。不过，至少他明白日本正在经历一场“革命性的过渡”。有远见的领导人意识到，闭关锁国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必须“增强国力以与外人并驾齐驱”，除此之外别无选择。¹⁵

马汉在街上看到两名威风凛凛的带刀武士，“他们粗壮得像黑莓一样”。即便国家已经逐渐安定，“易洛魁”号上的军官可以上岸，他们还是被要求带上左轮手枪。不过马汉认为日本人民“非常有礼貌和恭敬，我不认为这里比晚上的纽约更危险”。¹⁶

形势安定以后，马汉喜欢在神户附近的山间远足，他赞美道：“这个国家比我们自己的国土更美丽。神户和大阪之间的风景，或者说是乡村风景，是我见过最美丽的景色。”海军中流传他曾经发现一个山谷，后来被海军同人们称为“马汉谷”，“不过我从未发现它在地图上被标注过。”他若有所思地回忆道。在四十年后所写的回忆录中，他十分担心现代化会令他最喜欢的那些山谷消失。“如果发展的步伐改变了那些山谷，日本就活该在下一场战争中挨打！”居然这成了日本“挨打”的理由！¹⁷

年轻的马汉对日本一见钟情，“我想我喜欢日本，大家都认为日本人的友善和好脾气到了极点”，“人们似乎有着极好的素养，从不冒昧行事，对我们好奇但不鲁莽——我想更多的是一种敬畏。不过他们好